

章開沅簡歷：

- 1926年7月8日生於安徽蕪湖。
- 1946年10月入南京金陵大學歷史系。
- 1983年至1990年任華中師範大學校長。
- 1990年至1995年，歷任普林斯頓大學、耶魯大學、加州大學、台灣政治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客座教授或做合作研究。
- 現任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名譽所長等。
- 主要著作：《辛亥革命史》、《辛亥革命與近代社會》、《開拓者的足跡——張謇傳稿》、《從耶魯到東京——為南京大屠殺取證》、《傳播與植根——基督教與中西文化交流論集》等。



■1982年4月，章開沅與胡繩、李宗一參加芝加哥辛亥革命學術討論會後，在華盛頓美國國會前留影。

專訪辛亥革命權威史家

章開沅

辛亥百年 反思三民主義 民權乃核心

■當年的鄂軍都督府。 網上圖片

辛亥革命100周年紀念活動從去年起步，到現在已是波濤洶湧。我們紀念什麼？我們應該記住什麼？

章開沅教授，這位中國辛亥革命研究的開創者和權威學者、「一生只講自己相信的東西」的85歲老人、中國改革開放思想最活躍時期的華中師範大學校長，對這個問題給出了這樣的回答：辛亥革命最本質的東西，是國家現代化的問題，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開始了中國走向共和的探索，對中國如何建立共和國，孫中山先生提出了三民主義，即「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的核心是民權，促使民權觀念有更多人知道、更深入人心，就是對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最好紀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生華



■章開沅教授在「辛亥百年論壇」上，申明三民主義的核心是民權，促使民權觀念有更多人知道是對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最好紀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攝

宣傳「第一槍」不如強調「第一步」

武漢、南京、廣州均在爭奪辛亥革命百年紀念主會場，各地辛亥革命紀念項目大興土木，傳統上由學術界舉辦的辛亥革命學術研討會升格為省政府主辦……

面對辛亥革命紀念熱潮，章開沅教授有不同看法：「現在有些人把紀念本身當成一個大事來辦，但對為什麼紀念卻考慮得很少。我一直強調：不要為紀念而紀念，尤其不應承擔過多不是它本身的東西，如擴大商機、體現地方官的政績等，現在有些打包了推銷的味道。我們學者不能限制這些東西，但我們不提倡這些東西。」

發揚民主是最佳紀念

辛亥革命的第一槍，於1911年10月10日在湖北武昌城頭打響，武漢因此非常注重宣傳其「首義城市」身份。對此章開沅

沅建議武漢：你強調「第一槍」不如強調「第一步」，中國走向共和的第一步，首先是在武昌邁開的，辛亥革命把原來的清朝政府推毀了，建立了第一個軍政府，軍政府由推選組成，也是一種民主的嘗試。後來制定了中華民國鄂州臨時約法，主張保障公民權利，對行政、立法、司法三方面的職權作了明確的劃分。

章開沅說：「我這個意見官方也接受了，但他們這種接受只是一種形式上的接受，把我的話當成一種宣傳語言。我是希望動真格的。」

記者於是問章教授：對武漢來說，最好的紀念辛亥革命的方式是什麼？

「發揚民主！」章開沅教授哈哈大笑說，「不言而喻的東西，多一點民主，少一點一言堂，少一點拍腦袋。」

追求學問 堅持自主獨立研究

章開沅先生是中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在辛亥革命史、中國教會大學史、南京大屠殺研究、張謇研究、貝德士文獻研究等諸多領域均有突出的建樹。作為改革開放後最早開展國際學術交流的中國學者之一，他先後應邀訪問了東西四十幾個國家和地區，並先後受聘擔任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加州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台灣政治大學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等許多著名學術機構的研究教授或客座教授，其深厚的學養和人格魅力深受國際學術界的高度評價。

教會大學史研究先驅

章開沅教授堅持自主獨立研究，當年因為做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發現了南京大屠殺一些資料，導致該研究不獲

承認，一些官員還認為其研究干擾了中日外交。但章開沅不受影響，靠海外資金完成了研究，恢復了歷史的本來面貌。後來這研究慢慢獲得承認，並獲得兩個國家一等獎。他勇闖基督教研究禁區，成為中國研究教會大學史的先驅。他認為，單靠拿項目出不了真正的學者，真正的學術還是要自主做。

章開沅先生今年85歲高壽，身體依然很好，講話聲音洪亮。他每天早晨5點多起床，是當年做校長時養成的習慣，因為只有清晨沒有電話打攪，可以專心做學問。他說可能自己心態好一些：「現在個人方面已經沒有什麼好考慮的，擔心也擔心我們的國家、我們的老百姓。子孫走正路，太太也很善良，對我照顧得也很好，在過去這叫全福了。」

月前，章開沅教授出現在香港中央圖書館的「辛亥百年論壇」講台上，這已是他今年內因學術活動第三次到香港了，其中兩次是參加辛亥革命紀念學術活動，一次是參加教會大學史研究學術活動。

民主從來不是靠施捨

論壇上，談及辛亥革命有哪些遺產時，章先生演講的音量陡然提高：「我只相信一條：民主從來都不是施捨的，都是靠爭取得到的。我相信三民主義的核心是民權主義，民權主義即『by the people、of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民治、民有、民享)，『by、of、for』這三個連結詞非常重要，我認為這是普世價值。我們的執政者，我們的老百姓，我們的腦筋裡面有沒有這三個連結詞呢？」

本報記者對章開沅教授的專訪是在論壇舉辦當天的上午，在聽過這位享譽國際的辛亥革命研究者詳盡講解辛亥革命追求什麼、給我們帶來什麼後，那一刻特別能體會章先生在講到「民權」時為何聲音突然提高、更能感受到那種思想震撼。

「現在講三民主義，完全限制在複誦孫中山的一些語言上去了。其實我更傾向於更超脫一點，我覺得三民主義的精髓，還是林肯的那個講話：民治、民有、民享，by the people、of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by、of、for這三個連結詞非常重要，是精神實質所在：國家應該由人民來治理，其政權是屬於人民的，然後你要為人民服務。實際上民生也包括在這裡面。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從這裡來的。官員們如果能時時處處想着這三個連結詞，那你就是一個好官、一個好政府。」章開沅在接受本報專訪時說。

革命非少數人製造

在研討辛亥革命時，內地有學者指如果當初走和平立憲的路而不搞革命，那中華民族百年來會少很多痛苦，可以避免白骨成堆、血流成河。對此章開沅先生反駁指：「這不是在說瞎話嗎？革命哪是孫中山等少數人製造出來的？歷史是多個力量因素博弈的結果，它是一個形勢，有這種形勢才需要這樣一個革命領袖，當時不革命又怎麼辦呢？從1910年1月開始，國會請願運動搞了三次，一次比一次規模大，那完全是和平集會的形式，但都達不到目的。」

章開沅話鋒一轉說：但具體什麼叫革命、什麼叫反革命？歷史上這個界限不是很清楚，那就是有權的人說了算。他就是革命，你反對他就是反革命。權力使人腐敗，好像也是個規律，至少權力會使人愚蠢。所以革命不是一個目的，目標(即民權)才是最重要的。

章開沅指，革命不是製造出來的，現在很多人總害怕某些人煽動啊，製造叛亂啊，哪這麼簡單的事？但做官的如果不正正經經為老百姓做事，也難保什麼時候就真來一場革命，那是我們所不願意看到的。

望國家往好的方面發展

對孫中山提出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這三大政策，章開沅指，現在需要反思「聯俄」問題，雖然不能苛求前人，但現在來看，我們是把蘇聯當成完美的榜樣來學習的，但蘇聯不是一個好榜樣，一是它的大國沙文主義；二是它的體制是中央集權、是黨治，哪裡是民治呢？

章老感慨說：「我心裡着急，我們這些人雖說九牛一毛，但也不甘於沉默，總是希望國家往好的方面發展」。

縱覽前後300年 探究辛亥革命意義

記者：作為中國最權威的辛亥革命研究專家，您今年將選擇參加哪些與辛亥革命有關的紀念活動？您感覺香港、台灣、中國內地紀念辛亥革命活動各有什麼不同？

章開沅：去年10月我同中央文獻所的常務副所長金沖及赴日本神戶參加了「神戶寄語辛亥100年」，今年12月日本會再舉辦紀念辛亥革命研討會，我可能不去了，讓馬敏(中國近代史研究專家、現華中師範大學校長、章開沅的博士生)去。孫中山曾18次到神戶，因此辛亥革命研究日本是重鎮。日本的研究很扎實，他們組織讀報班，系統地讀孫中山當年創辦的同盟會機關刊物《民報》、編索引、年譜。對比日本學者，中國的很多研究更短平快一些。日本學者這次的着眼點，是孫中山的亞洲主義，關注亞洲共同體問題。

台灣今年10月會派20人左右的專家隊伍，到武漢參加辛亥革命100周年國際研討會。台灣方面否定了我們希望兩岸共同舉辦辛亥革命紀念活動的提議，大家各自紀念。

事實上，現在兩岸的辛亥革命研究差別很小，都在

進行真正的學術研究而避免過多的政治因素加入。

香港的辛亥革命研究力量集中在浸會大學，如李金強、林啟彥、周佳榮等學者很有實力，今年1月3日香港中文大學就舉辦了辛亥革命研討會，這次香港《文匯報》舉辦了中山艦出水文物展和辛亥革命百年論壇，我和華中師範大學馬敏校長參加，香港大學也有紀念活動，由華師近代史所長朱英教授參加。

誕大革命家 香港應感驕傲

記者：香港對辛亥革命的貢獻是什麼？

章開沅：香港是中國接觸並傳播西方近現代文明進步思想的源頭。香港應該為辛亥革命感到驕傲，因為辛亥革命很多先進進步的思想是從香港、日本傳到內地去的。更值得香港驕傲的，是香港為中國貢獻了一個很偉大的大學生，實際上孫中山先生的很多革命思想是在香港形成的。所以香港特別是現在的香港大學，應該以有這麼一個優秀的校友感到驕傲。

革命前百年 思想形成關鍵

記者：您提出必須縱觀辛亥革命前後300年，才

能確切認知其歷史地位和影響，您想表達的核心意思是什麼？

章開沅：辛亥革命真正的歷史意義、歷史價值，必須要從300年來研究，才可以講得清楚。

第一個100年，是孫中山的思想和革命綱領的形成。他發現西方的兩大問題：一是西方的民主政治並不是那麼美妙，特別是議會政治弊端很多；二是民生上貧富的懸殊太大。所以孫先生認為社會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我認為辛亥革命所提出的綱領，包括三民主義在內，到現在都具有實在的意義，他的後繼者仍在建設國家現代化的路上奮鬥前進。

革命後百年 放下黨派分歧

第二個100年，就是把辛亥革命後的100年歷史好好地研究一下。不要用黨派的觀點來左右研究，應該更客觀、更超越。從時間上講，100年要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從空間來講，應該把兩岸四地、把整個中華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這樣才可以真正看出辛亥革命有哪些遺產，哪些是好的，哪些是負面的。比如我們在民族主義問題上應不應該做一些新的思考？如民生



■1979年11月，初訪日本，章開沅(中)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演講。

問題，現在中國貧富差距已經非常嚴重，再繼續發展下去，就可能形成一種尖銳的對立，這方面，孫中山的思路是一是節制資本，一是平均地權，這對目前政府的工作仍可以借鑒。

未來一百年 思考人類走向

第三個100年，那是未來的100年，人類的走向問題。這未來的100年，中國怎麼過，世界怎麼過，希望我們在紀念活動中大家共同來思考。